

江湖夜雨十年灯

唱合时代的文字传播

唐诗与禅宗

诗乐相合的理论阐述

唐诗中的诗酒风流

第三重境界——造就人生

宋人体现的江南气质

宋词呈现的江南风光

宋词与城市生活

商业为基质的城市生活

世俗为基质的宋词内容

一勺水亦有曲处

文化心理诠释：忆君王，胡未灭



唐诗宋词的江湖

Tangshi Songci de Jianghu

李康化 ◆ 著

艺·术·人·文·丛·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唐诗宋词的江湖

李康化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唐诗宋词乃中国古典文苑之瑰宝,历经千年依然脍炙人口。本书以精要的文字条陈唐诗宋词之渊源流变,并就唐诗与禅宗、音乐、商业、疾病之关系,宋词与江南文化、城市生活、园林艺术、恢复情结之联结,从社会、文化、心理诸层面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与阐释,通识与独见并存,学理与感悟俱现,脉络明晰,文笔流畅,于众多学术著作与游戏笔墨中别出蹊径,洵可为高等学校人文教育之教材,亦可为古典诗词文化赏读之手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宋词的江湖/李康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艺术人文丛书)

ISBN978-7-313-05853-9

I. 唐... II. 李...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②宋词—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8747 号

唐诗宋词的江湖

李康化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6.5 字数:236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30

ISBN978-7-313-05853-9/I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有唐一代，气象恢弘，似乎总让人激情迸发，血脉贲张，然究其实，诚如史学家钱穆所言，“唐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这正应了北宋文学家苏辙的话：“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有宋一朝，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想想李唐思想家寥若晨星，看看赵宋思想家接踵而至，就觉得静安先生所言不虚。

就文学而言，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各擅一代文学之胜的华彩乐段，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中最精粹的一部分，沉潜于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涵养和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世界。不过，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降边缘文人的观点，其实是远离文学史原生态的，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虽然并提，其实并不“等值”。唐朝是诗的时代，而宋朝不是词的时代。唐朝是以诗取士，而宋朝不是以词取士。唐人做诗功利性强，宋人填词则娱乐性强。唐人写诗是专业，宋人赋词是业余。唐诗宋词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性质都没有可比性。“唐诗宋词”并提，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进行文体自身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近代学者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但胡适以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的现代解读，其实是一种误读。

当然,误读也是一种解读,犹如错觉也是一种感觉。时至今日,解读这个行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赢得人心。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易中天解读《三国》,于丹解读《论语》,这些对经典名著的庖丁解牛本本热销。在这个传播速度迅速且流布渠道广泛的时代,沟通古代经典与当代读者的这项职业,一夜之间便忽然变成走向黄金大道的法门。

虽则如此,这个时代的“解读”需要相当程度的技巧。约翰·辛克莱在讨论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指出,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乔治·凯利则认为,当一个人理解了另一个人是怎样看待世界的时候,理想的沟通就可以产生。每个人心里都有各种不同的建构概念,关键是在沟通时,找出那个和别人匹配的。这就造成了传统研究与大众普及的微妙。

不管如何微妙,唐诗宋词的风度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在这欲望充斥灵魂的年代,沉淀千年的唐诗宋词虽然像是被不停搓揉的花瓣,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其清香还在温暖着数字时代的我们,我们又怎能不怀想?

让我们走进唐诗宋词的江湖。

李康化

2009年5月4日

目 录

绪 论	江湖夜雨十年灯:江湖与唐诗宋词 * 1
	一、什么是江湖? * 1
	二、江湖是什么? * 11
第 一 章	唐诗的繁荣 * 15
	一、唐诗繁荣的表现 * 17
	二、唐诗繁荣的原因 * 19
第 二 章	唐诗的嬗变 * 30
	一、初唐情怀 * 31
	二、盛唐气象 * 36
	三、中唐格调 * 41
	四、晚唐风韵 * 45
第 三 章	宋词的渊源 * 48
	一、寻词探源 * 48
	二、中唐时期诗词的互动 * 54
	三、晚唐五代词体的确立 * 61
第 四 章	宋词的流行 * 68
	一、口头传播的唱合时代 * 69
	二、唱合时代的文字传播 * 71

	三、文字传播的书册时代 ❖ 73
	四、书册时代的口头传播 ❖ 79
第 五 章	唐诗与禅宗 ❖ 81
	一、诗风之形成 ❖ 81
	二、诗歌之另类 ❖ 89
	三、诗文之意境 ❖ 90
	四、诗语之妙趣 ❖ 91
第 六 章	唐诗与音乐 ❖ 95
	一、诗乐相合的理论阐述 ❖ 96
	二、音乐之于唐诗 ❖ 100
	三、唐诗之于音乐 ❖ 104
第 七 章	唐诗与商业 ❖ 108
	一、唐诗中的商业文学 ❖ 108
	二、唐诗中的商业思想 ❖ 113
	三、唐诗中的诗酒风流 ❖ 115
	四、传播唐诗的商人 ❖ 117
第 八 章	唐诗与疾病 ❖ 122
	一、第一重境界——描绘病症 ❖ 125
	二、第二重境界——形成诗风 ❖ 128
	三、第三重境界——造就人生 ❖ 131
第 九 章	宋词与江南文化 ❖ 136
	一、宋人体现的江南气质 ❖ 138
	二、宋词呈现的江南风光 ❖ 141
第 十 章	宋词与城市生活 ❖ 150
	一、商业为基质的城市生活 ❖ 151
	二、世俗为基质的宋词内容 ❖ 156

第十一章	宋词与园林艺术 ❀ 167
	一、一勺水亦有曲处 ❀ 169
	二、一片石亦有深处 ❀ 172
	三、一叶一花一世界 ❀ 175
	四、一片冰心在玉壶 ❀ 177
第十二章	宋词与恢复情结 ❀ 182
	一、“恢复”的双重意义 ❀ 184
	二、文化心理诠释:忆君王,胡未灭 ❀ 186
	三、恢复情结的文学表现 ❀ 190
结 语	舟船明日是长安:舟船与唐诗宋词 ❀ 197
	一、孤寂零落之舟:翩翩少年历风霜,郁郁孤身泛舟行 ❀ 197
	二、思乡眷友之舟:孤帆一片寒山远,无边思情渐入怀 ❀ 201
	三、宦海失意之舟:心如沉舟意似浮,何时明月照前路 ❀ 203
	四、豪放奋进之舟:心溯沧海一叶舟,身破东风万里帆 ❀ 206
附 录 一	闲愁最苦——《珠玉词》文本解读 ❀ 209
附 录 二	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 ❀ 218
附 录 三	西楼媲美动晚香——唐诗宋词西楼意象的统计分析 ❀ 230
参考文献	❀ 251
后 记	❀ 255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大概是“江湖”一词的最早的出处了。此后，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一词经常见到。但是“江湖”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庄子》里，“江湖”的词义是“江河湖泊”，指适合鱼生存的环境，跟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陆地相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武侠小说大师古龙先生又有自己关于“江湖”的定义：“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古龙先生的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道理。然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关于“江湖”的概念，却并不如此简单。中国人自古对于“江湖”的概念，总是和别离有关，和忧伤有关，和命运飘萍、身不由己、世事阅尽的感喟有关，也就是说“江湖”在情绪指向上趋近忧郁，在生命感喟上趋向悲凉，在背景及联想上趋近凄苦的缠绵。古龙先生的“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这样的解释，对“江湖”所包含的独特的韵味把握得不够。

一、什么是江湖？

《沧浪诗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

意。”因此，可以这样说，唐代的诗歌，构成了一部充满悲伤气氛的江湖曲。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贬谪即是江湖

江湖是哀和怒，也就是贬谪。贬谪在唐宋文人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细数唐宋时期的文人，无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苏轼、陆游，哪一个没有遭遇这样的悲哀。文人最擅长的就是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因而文人学士所贬之处，都是有感而发。这些贬谪诗明确展露了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大真实和大虚幻。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古代士人在沉重苦难中从执著走向超越的生命运行轨迹。

古代士人之所以贬谪，原因之一乃是因为广大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



节的持守。忧国忧民，积极参政，不甘以文人自居，而欲于政治风云中一展经纶，实乃中国古代士人的通识和自觉行动。而注重品格节气，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则更是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所谓“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白居易《李都尉古剑》）。事实上，正是这些士人刚直不阿、狷介特立、不愿混世和俗、“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心性，导致了他们在专制君主的淫威下，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中难以立足，相继被流被贬的人生悲剧。

对中国古代士人来说，贬谪既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沉重的忧患和高层次的生命体现。一方面，这些士人在被贬之前大多是所处

岳飞《满江红》词意——今人陈郁绘

时代的杰出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安民治国平天下乃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所谓“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柳宗元《吊裴弘文》），便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敢于用事、踔厉风发的心性；但是另一方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人生转折，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的生命沉沦。

韩愈因一篇正气凛然的名篇《论佛骨表》而被贬谪。他本是抱着一颗忠诚的心进谏，到头来却惹来贬谪之祸。“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人至晚年，还要被贬至“马不前”的八千里外地方，忍不住哀叹自己可能生命就要归结在那瘴雨蛮烟的地方。可以想见，一个老头孤身一人在此作诗，是何等凄凉。

李白一生，虽然供奉翰林学士仅三年，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无法逃脱被赶出长安的命运。杜甫作为他的好友，自然对这位不幸的人万分担忧。满腹担忧，唯有化作诗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其二》）

杜甫日日思念李白，以至于夜晚频繁地梦见他。为好友打抱不平，因而发出“孰云网恢恢”这样的疑问。然而有谁能解答这样的问题，只好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样的话语来安慰自己和好友。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作了“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

子》)一词,用孤鸿幽人自比被贬谪,抒发在黄州“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谢量移汝州表》)的寂寞之感。千古流传的《念奴娇》,借古伤今,用周瑜反衬自己,抒发身世之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极度悲郁之中,写激愤之词,发不平之鸣。

写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大智大睿的刘禹锡也写下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样的词句,表达自己被“弃置”“二十三年”的愤慨。

如果说这突发的生命两极变化曾以其迅猛而巨大的落差给贬谪士人带来了剧烈的精神打击,使他们“辞高堂而坠心,指绝国以摇恨”(李白《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在仓皇促迫、吏役驱遣下,踏上了万里贬途,那么贬谪地域的僻塞艰险和谪居生活的困苦久长,则更给他们造成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磨难。谪居地自然环境的恶劣直接威胁着人的健康,所谓“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元稹《酬乐天见寄》),绝非危言耸听。

地域的僻塞遥远,生活的艰难困苦和时间的缓慢久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困扰着贬谪士人的身心,而他们或以壮盛之年流落遐隅,将大有为之生命白白抛洒,或以花甲高龄南渡岭海,有去无还的人生遭际,更使其萌生出沉重的生命忧恐和生命悲叹。“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张均《流合浦岭外作》)“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张舜民的《卖花声·题岳阳楼》)这一声声悲凉沉重的哀叹,说明从贬谪那天起,贬谪士人的生命意识、死亡意识便急速萌生,而且愈到后来,便愈向生与死的临界点靠近。

贬谪固然是对文人的摧残,也正是这样,使得唐代文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或超脱,或沉沦。“人生如梦”正是苏轼在极度的郁闷中,对人生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没有因为贬谪而一蹶不振,而是以

坦荡的胸怀、乐观的人生态度来面对迫害。苏轼遭贬谪之后，达到了诗词创作的高峰。在白居易身上，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恐惧心理的对人生忧患的逃避，基于知足心理的与世无争和现世享乐。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早谋先定，急流勇退，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最常出现这样一类词句：“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

贬谪几乎是唐宋文人的常见之事，唐宋文人在这样的不幸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丰富了唐宋文学的内涵。而这些诗词，大致的格调总是充满忧伤的，因而，唐宋时期的贬谪诗人以及贬谪诗词，也丰富了“江湖”的内涵。

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即是江湖

自古多情者，文人与女子也。多情者，必定常常为情所困，为情而伤。“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的哀伤在唐宋文人那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唐代虽然有李白这样的旷才不伤离别，但是毕竟李白不是个凡人，平常人怎么学得来他的豪放不羁？这离别的哀伤，也就构成了江湖所代表的一部分。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这是欧阳修吟咏离愁的名篇佳作。而另一篇“樽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玉楼春》），更是常常引起强烈的共鸣。多少人曾多少次吟咏“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都会从内心产生嗟叹。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情感折磨，内心不得平静安和。而在这千万种情感中，离情最苦。“悲莫悲兮生别离”（《九歌·少司命》），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赋》），离别，不仅意味着情感的痛苦煎熬，还意味着生命时光的流逝。面对欢乐的尊前场合，美丽的春容形象，陈说的却

是离情别绪。动容伤心，其中多少婉转的神情不足为外人道。“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到再次相见，各自己走过多少路程。离别在即，一曲悲歌已教人柔肠寸断，再一遍遍翻新重唱，人何以堪？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淮上与友人别》）在美丽的扬子江头，却要面临离别，从此“君向潇湘我向秦”，更是“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美丽的扬子江，又岂是“何言一水浅”，简直是“似隔九重天”。但是无奈，离别总是免不了的，于是只好安慰自己与友人，“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友人终于乘船而去，留下的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友人已消失在江水的尽头，虽然是“强饮离前酒”，仍然“终伤别后神”，终于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比之古人，今天的我们则好像完全没有了离别的愁绪。这大概主要是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相见时难”的缘故。而如今，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没有什么可以阻隔信息的交流。因而描写相聚匆匆却又离别的诗词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更有忧伤的味道。李益的一首《喜见外弟又言别》，从诗名则可以感到其中的喜悲交加。“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分别之久，见面竟然互相不认识，可是喜相逢后，话还没来得及说，却又要离别。这离愁别绪，“更与何人说”？无独有偶，王安石的《示长安君》更是用一席家常话，道出了久别重逢却又要别离的无奈与哀伤：“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东坡写过：“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离别，包括了生离和死别。生离，或许还有缘再见；死别呢？“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有心事满腹，弦断知音，说与谁听呢？今生来世，魂里梦中，重逢只能在幻境。

一曲悼亡撼肺腑，从潘岳《悼亡诗》到元稹《遣悲怀》，从李商隐《房中曲》到苏轼《江城子》。人生最缺憾处在生命的不可逆性，但人生最动人处，往往也在于此。悠

悠玄明两相隔，去者早已物化为异物，无踪无影。但对生者，摧心折肺的思念将与生命相始终。陈师道有言：“有声当震天，有泪当彻泉。”这些穿越历史时空而来的喃喃痴语，早已打破形而下的生死，让“爱”化为人类文明的一页永恒。今夜你看那汗漫无垠的月光，撒泼的就是他们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

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即是江湖

战争，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是人类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国家的灾难。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而且战争产生伟大的诗篇和不朽的著作。

唐朝虽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是近三百年的历史，却没有一个时刻真正安宁过，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而宋朝就更不用说了，与边境少数民族的纷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当时的杜甫写了很多的诗篇，有感于唐王朝征兵之苦百姓而作《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画面，战争是多么的恐怖。更有贞观年间进士陈羽《旅次沔阳闻克复而用师者穷兵黩武因书简之》诗云：“江上烟消汉水清，王师大破绿林兵。干戈用尽人成血，韩信空传壮士名。”

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更是有很多反映边塞战争的诗词，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战争，它的格调总是诙谐的，因而它又怎么可以被排斥在江湖之外？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隐逸即是江湖

江湖之于唐宋时代的大多数文人，又有着特别的意义。

庄子哲学是讲避世养生的，他的文章用的又是寓言体，他使用“江湖”一词的时

候,言外之意指的是适合于避世养生的人们生存的环境。稍加引申,就有了隐居场所的意义。最早以“隐居场所”意义入诗的诗人当为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良才”指出仕的朋友殷晋安,“江湖贱贫”指隐居的诗人自己。

发展到后来,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可以说,江湖与庙堂是个相对的概念。那么之于隐士,他们归隐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江湖,他们心中的那片天地便是江湖。这与陶渊明所理解的江湖不谋而合。

隐士在中国起源很早,最初,大抵带有不满现实而避世的性质。《庄子·缮性》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际;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存身”,略同于后来所说的“独善其身”。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种情形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后,隐逸的行为日渐普遍,特别是道家思想盛行之后,隐逸便不仅是逃避社会动乱,不满黑暗政治的必然行径了。它的存在,往往是为了追求一种人格,追求一种情趣,追求一种体验。它本身便是目的,便有内在价值。

隋与初、盛唐时期,随着社会大一统的实现与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强盛,文人士学士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亦显得非常积极有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隐逸也由原来主要与出仕相对的一种生活方式沦落为出仕方式的一种工具,标志着隐逸精神的逐渐低落与迷失。与前代尤其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初、盛唐时期的诗人的人生态度要积极得多,社会责任感强烈得多。袁行霈、罗宗强等先生指出: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的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科举取士在唐代更加完善。科举之外,尚有更多的入仕途径。

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也即是“隐而优则仕”。而更多的是将归隐视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了著名的“中隐”理论家白居易。白居易生当“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代，不但聪明睿智，才华过人，而且有着往还朝野的特殊经历，对中唐时代的政治环境、思想环境与社会状况深有感触，对处身其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痛苦、欢乐、悲伤、期待等心理状态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他提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隐逸观——中隐。

白居易毕生的实践已经证明，他所开创的亦官亦隐的中隐之路是切实可行的，是成功的，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不少的文人的羡慕之情，并有不少人身体力行。宋人张去华赞同中隐之路，“在洛葺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苏轼出任杭州，身游西湖，悠然自得，心乐中隐，于是就说：“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这样看来，唐宋隐士们的江湖，似乎就完全是纯粹的精神享受的纯美天地，与之前的隐士的落魄不同，与江湖本身应有的悲凉气氛不同，然而，这是在盛唐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会出现的。而且，追求政治上的出众是自古多数文人的理想，而仕途不济，却要靠“终南捷径”来达到仕途上的成功，也透露出一种无奈，一种辛酸。而生活在动荡年代的文人，他们的江湖则更具江湖气韵。

王绩是著名的隐士，也是著名的诗人，他创作的诗歌大多是隐逸诗，可谓真正的隐逸诗人。明人何良俊曾说：“唐时隐逸诗人，当推王无功、陆鲁望为第一。”王绩在隋、唐社会动荡之际，曾经三隐三仕。尽管他心念仕途，却又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自知难以显达，遂无意于仕途争逐，故归隐山林田园，以琴酒诗歌自娱，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

李商隐的一生，像前辈诗人陶、谢、李、王一样，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用世这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始终纠缠在诗人的内心深处。诗人两试未中，亲睹甘露之变，为官曹尉，饱受党人打击的经历又时时如冰水般浇灭着诗人的政治热情，滋生着出家学道，归隐山水田园的隐逸思想，渴望像前辈先哲们一样能够功成身退。李商隐归隐田园的思想是现实没有出路的必然结果，李商隐也从来没有真正超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